

女性成长自传体小说

晓颜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春 有 梦

我的18到24岁

一个情场受伤女人的自白



女性成长自传体小说

晓颜 著

春梦



我的18到24岁

一个情场受伤女人的自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18到24岁/晓 颜著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2.8

ISBN 7-5378-2242-5

I. 我… II. 晓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3594 号

责任编辑:刘树民
封面设计:老 刘

7-5378-2242-5 1/32 印 字数:250千字

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ISBN 7-5378-2242-5

I·2151 定价:21.80 元

我有一种天生的反叛，我把它叫做精神，我自己的精神。

1995年深秋，我已在海南一家报社工作了近两年。泡沫经济使海南的经济日渐萧条，到处是停滞的建筑，空寂的房屋。那荒凉的景象，禁不住叫人伤感落泪。它就像被游人遗弃的一座荒岛，丢下的只有破烂的垃圾和肮脏的残骸，椰子节看不到往年的光彩，维持报社生命的广告业务，即便全报社所有人都出去拉，每期也只勉强维持日常开销。大家不得不重新开始寻找各自的出路。十月份，海交会后，海南的经济复苏不是一两年可能完成的事。许多报社，杂志社纷纷倒闭，像我工作的这家——一个还没有来得及报批到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社，更是没娘的孩子，没人管。

而深圳，却在稳步发展，城市基础建设好，规划长远，制度也比较健全。总之比海南强好多。我没去过深圳，但我不想回家，我的心正野着，总编的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份深圳的工作，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的科技发展公司里做秘书。

约好时间，直飞深圳。公司有车来接，我没有更多的思考。我只是不想回家，不想再去拿手术刀片和注射器，

我的 18 到 24 岁

Wo De Shi Ba Dao Er Shi Si Sui

不想再穿那件令我厌烦的白衣服。我也躲避那座带给我初恋无限伤痛的城市。我拼命挣脱，寻找自由，寻找着我理想中的快乐。高耸的大厦，没有特点，方块一样，一层一层叠加上去。被修剪过的绿化带站在车道两旁，僵硬而冷漠。我感到压抑，顿失在海南的无拘无束。一种莫名的危机向我袭来，我不认识所有人，我分不清东西南北。口袋里薄薄的一打钞票早被我散落在琼崖海角。我开始害怕，心里一种说不出的空荡荡，不由得叫人恐惧万分。我猜测不到，等待我的生活将会怎样？当我的双脚真真实实地踏上这块年轻而冷傲的热土时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再一次为自己预测了今后，我确信，这里，将会成为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录。

第二章

那是久违的热潮，我热烈的回应……

1

这世界这么大，它容得下你，也容得下我。

我小心翼翼，将染过的黄发高高盘在头上。我不能高声说话，整日里迈着碎步。一天到晚没完地打电话，收发传真，陪老板和客户吃饭。我的心也渐渐变得和这座城市一样，周围布满铁丝网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丢了吃饭的勺子。我活在自己圈起来的小圈子里，尽量使自己冷漠，高傲。我的心开始变得越来越窄，我的想法也如同这国际化的城市，越来越现实。我竭力掩藏着自己，修饰着自己，犹如这格兰云天里的电梯，光亮透着豪华。

年底，我陪老板去北海洽谈一桩棕榈油业务。半个月，带着失败，我们回到深圳。这一年，公司没有完成利润，一纸调令，老板被调回北京。我的工作吊在半空，是死是活，我无从预料，深圳就是这么无情，挣不到钱就是笨蛋，“黑猫，白猫，捉到老鼠就是好猫。”邓小平真伟大，他说过的话，成为深圳的象征，成为深圳所有人的格

言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？我人生地疏，我才刚刚开始工作，我盼望自己能有好运气，就像漆黑夜里的一只瞎猫，有着守株待兔的侥幸。

2

POP，他是我来深圳认识的第一个人，也是第一个男人。那天，我们在飞机上留下彼此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“泸州老窖”在深交所上市的前夕，我和老板去参加它酒店的开业。出乎意料，POP 竟是公关部经理。晚上，POP 带我去公爵吧。我疯得扶在 POP 肩上真想大哭一声，我一扎一扎喝啤酒，疯狂地跳舞。我压抑，我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整日里一本正经，我好像老了好多，我想哭，我想我妈，我想回海南。POP 无语，镭射灯下，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水一样的光。他是我第一个朋友，第一个天天打电话关心我的大哥哥。

POP 的手机通了，我说我很烦，我的老板调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无依无靠，POP 就是我的思考，我的百分之百信任，我把他当成我的亲人，我的兄长，有些事情，

我是不能跟家里说的，我丢掉了工作、父母、学业，一无所有跑出来，我怎么能再让他们替我操心？我不止一次地跟我的双亲发誓，我很好，我很快乐，我真的很快乐。

我们在丁丁吧见面。这里有一种轻松的安静，留声机放着古老的歌谣，服务小姐穿着夏威夷草裙，腕处挂着小铃铛，戴着柳枝编的小帽，颈上挂着艳丽的花环，小铃铛发着悦耳的声音，我的烦恼似乎也缓解了好多，一抹夕阳从门缝射入，淡淡地泄在 POP 的脸上，我们面对面坐着，我在向我的大哥倾诉烦恼。他静静听着，温柔的目光看着我，除了关怀还有一点点暧昧。他挪动身子，躲避那线光明，酒吧里稍稍有些暗，我想起乡下的老宅子，倾诉的感觉真好，但我仍然害怕，我没有去人才市场应聘的勇气和经验。我不停地吃东西，饱饱得我要远离恐惧。酒吧里掌灯的时候，有人在小舞池跳舞，其实他们不是跳舞，那是情人的拥抱和亲吻。POP 拥着我，他的嘴唇在我额头擦来擦去，发稍掠过我的面颊，我的心痒痒的，他的怀里真的很安宁，我像回到家里，再没什么好怕的。我要睡了，POP 在我耳边呢喃，他叫我小东西，可爱的小东西，什么都别怕，出事有大哥。我抬头看他，朦朦的，我们认识很久。我想要哭了，我的大哥，好大哥，我单纯得像只傻瓜。再步入舞池的时候，我有些醉。POP 拥得我很紧，我闻到我自己的味道，还有 POP 的味道，555 和夏奈儿。我真的有些晕，幽幽灯光下，水银镜映着我俩的身影。

POP 的高鼻子，深眼睛，长睫毛，多情的样子，我想起初恋的晓晓，他们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在 POP 的粉绿色套头恤上印唇印，他要带回家当画挂。我好放松，我再喝点什么，墙上的剪影变成妖魔鬼怪。

我梦见了晓晓，和晓晓接吻，我说好了，好了。我喘不过气，我的舌头没有了。我摸到晓晓的背，光滑滑的，屁股，仍是翘翘的，我糊涂了，你不是去新疆了吗？永远不回来了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我摸到晓晓的头，怎么也留长发？跟 POP 的一样。我觉得自己升上了天。那是久违的热潮，我热烈地回应，我想尖叫，嗓子里却干干的。我想着消过毒的脱脂棉上沾满晓晓牛奶样的体液。

3

我被炒了。我搬进 POP 的居室。他不再叫我小东西，我成了他口口声声的小妖精。POP 的工作环境和他大众情人般的外表，其实早已预示了我们的接触，只能是天空中划过的流星。POP 下午去上班，要到半夜才能回来。没事做的日子，真无聊，我应该干点什么？为了自己，为

了我和 POP。我开始学习电脑，并自修夜大的企业管理。有时，逛逛街，买买书，偶尔也去 POP 工作的酒店等他一起回家。

我认识了一个叫阿鸾的，她是安徽人（我和安徽有缘）。19 岁幼师毕业那年，她怀了孕，家里人和她断绝关系，当她顶着满城风雨生下她的儿子后，她的男友却在外面有了另外的女人。当时，她真的不想活了，工作没了，父母不理她，男朋友又不要她了。她想着法儿自杀，安眠药，撞汽车，割腕，放煤气，所有能想到的她都做过，她没死，可能是阎王爷看她太年轻，又有太多委屈，不忍心收她，她坚信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的古训，她现在所有的奋斗，所有的付出，都是为报答父母的养育和宽容，还有她视为生命的儿子。我们成了朋友，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聚在一起，透透各自的苦闷。

4

和 POP 之间产生矛盾，是 1995 年春节以后的事。自那晚在丁丁吧喝醉后，我是打算和 POP 在一起的。我不

仅把他当做兄长，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男人。我依赖他，喜欢他。高兴他送我各式各样的小公仔，小香水。春节，我们一起在大梅沙，小梅沙度蜜月，天天守在一起，看日出日落，海上升明月。他背着我在沙滩上奔跑，拥着我在海边的月亮下长时间地亲吻。我对做爱没多大兴趣，我从来没觉得它有多美妙。我只喜欢和 POP 接吻，即便我们在做爱的时候。POP 吻遍我的全身，手指在我长发间插来插去，当他吸紧我舌头泄了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达到了高潮。他总是湿着眼睛，咬着我的耳垂，小妖精，小妖精地叫。我快乐极了，只要他开心，我就觉得快乐。他吻了我，占有了我，我就是他的，我必须嫁给他，我们早晚都会结婚的。我从不怀疑他对我的爱情，从来也没把那晚的宿醉归罪于他。我始终认为他是爱我的，对我负责的。我们都不能有感情的背叛。初恋曾经让我心痛，直到经过两年亚热带海洋的洗礼，我才恢复了自信。我重新开始了新的恋爱，我淡忘了晓晓留给我的耻辱和悲愤。我过得无忧无虑，享受着深圳小女人特有的安逸和富足。我梦想我们有自己的酒吧，还有两三个绕膝的宝贝。

下课后，POP 不在家。近一段时间，他总是大早晨出去，有时凌晨四五点钟才回来。显得非常疲惫。冰箱里没什么吃的了，他也不去买。我叫阿鸾陪我去，我们吃着冰淇淋，一边聊着天。她问我，POP 好点了吗？什么好点了？我莫名其妙，阿鸾说是 POP 的病好了吗？他请了

假，几天了，酒店的人都知道。我惊讶得没反应，一种不祥卷袭着我。是啊？这段日子，POP 总是很累的样子，早出晚归的，我以为他是工作忙。POP 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请着假，每天到哪去呢？我心里乱乱的，我不能说 POP 没病，我不能让人知道他在撒谎。我维护着自己在阿鸾面前的脸面，她不止一次提醒我，我和 POP 不合适，我的爱人应该是戴着眼镜的高个白面男人。POP 太摩登，我们不是一个群体，阿鸾太了解 POP 了，她只是不好意思把话说得太白。

越想掩藏些什么，越会更快地显露出来。我看到 3 号收银通道上排队的 POP，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妖艳得让人炫目的美人。他们拉着手，亲热的样子，怎么可能？我的上帝，在这里，我碰到 POP，在我们常购物的地方，上帝这样的安排想说明什么？POP 同时看到我和阿鸾，他没有反应，他脸上的表情和陌然让我突然觉得浑身发怵，我孤立无援地站在那儿，他离我如此近，我们就像陌生人。他等着我冲过去，打他的耳光，痛骂他的婊子，他低着头，我们才多长时间，他就厌倦了，他怎么这样好色，不负责任？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商场，阿鸾紧紧跟着我，我没有思考，也没有眼泪，谁知道，我是来干什么的？正午的太阳，让我想起 POP 身边那个妖艳的婊子和 POP 整日里疲惫的神情。汽车在我身边忽地掠过，所有司机都在骂我神经病。我不能停下来，也停不下来，我想不通自己

哪做得不好？哪配不上 POP？我想象这些日子他们在一起做爱的情景，我恶心，呕吐，这个肮脏的男人，他竟然负我，我的一腔真情被他践踏得遍体鳞伤。

阿鸾陪我到 NO.1 酒吧疯狂。POP 始终在不远处闪现。我不理他，他也不敢上来安慰我，向我解释什么。他知道吗？我的纯情被他毁灭，我是那么纤弱，不堪一击，我再不会信任他，再不会把他当成我惟一的依靠。我一扎一扎喝啤酒，我很清醒，我要找一份属于我自己的工作。我不再相信任何人，承诺，誓言，一文不值。阿鸾看着我，想哭就哭吧。我不能哭，不应该哭，所有选择都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我没有资格为自己的愚蠢落泪。不要看得太重，深圳就是这样，会习惯的。这里找不到真感情，付出太多只会使自己痛苦。我固执地坚守自己的信条，永远不背叛自己的感情，永远不背叛自己所爱的人，无论何时，何地。

也许是一天没吃东西的缘故，也许是心情实在太差？很快，我觉得自己有些头重脚轻，心悸，额头，手心，后背到处是汗，我知道，我贫血。不由得我顺着高高的吧台往地上滑。朦胧中，我被人七手八脚抬来抬去。其实没什么，休息休息就会好。我闻到遥远而亲切的来苏味，我曾经热爱的味道，我的所学，我的初恋。这一睡，我觉得像睡了一个世纪，想睁眼，睁不开，想叫两声，怎么也叫不出来，再睡吧，心里踏实极了。如果能这样长睡不起，那

该是一件多美的事！

睁开眼的时候，我躺在罗湖医院急诊室的长椅上挂盐水。POP 坐在床边的凳子上，红着眼。阿鸾也在，还在不停地抹眼泪。我又死不了，搞成这个样子。我想起昨天发生的事，看也懒得看 POP 一眼。他向我赔不是，拿我的手不断地去打他的脸。我忍不住又去摸他，生硬的胡碴直扎我的手，我的心跟着痛痛的。他的脸太生动，太个性，不能怨他。他的高额头，浓眉毛，深陷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。手指经过他挺直的鼻梁，湿润的厚嘴唇，我再次为之动心。他的声音低柔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他向毛主席保证。他贬低自己，咒骂自己，我被他的形象迷惑，我总想起晓晓。我并没怪他，也不恨他，只是这件事提醒了我，我该有我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工作。无论做什么，只要是属于自己的，就一定不会输掉自己。

5

四月底，电脑课结束后，我天天泡在华强路的人才市场。深圳的人才市场不收门票，花五块钱买份求职登记表

就行，这表还可以多次复印，反复使用。我持着我的记者证，充其量只能算工作证，一点不费力就进去了。我第一次自己求职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应聘哪个职位？去报社或者杂志社写豆腐块还是拉拉广告？要么再去公司做文秘。有酒店在招公关小姐，如果能真像《公关小姐》里的公关小姐那样也不错，瞬间我又否定了自己。人们把公关小姐和三陪小姐划等号，世界被人们搞乱了，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工作。

但我还是保留了那家酒店经理的名片，我记着他对我说的话，想好了去找他。

我实在太渺小，硕士，名牌大学生，随便问一个，都比我出身高贵。天天人山人海，我奇怪这人都从哪里来？天天都是陌生的脸孔，每张招聘桌前挤满人，为一个合适的职位，你争我吵，变法地推销自己。我一无所长，他们都很优秀，他们都有更广阔的经历。我们带着梦来这里，年轻又气盛，自信又自负，这世界的竞争如此残酷。我们信誓旦旦从家里跑出来，怎么可以灰灰溜溜狼狈样地逃回去？为了一时的面子，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许，硬着头皮撑下去，苦水尽往肚里咽。所有人都相信会发生奇迹，所有人都等待着奇迹降临到自己头上。一夜之间，流浪汉变富翁，村姑变阔太，并不是天方夜谭。面包会有的，机会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

我再去人才市场，保安不再看我的证件，他出乎意料